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被害與侮辱的

(三)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
李野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的害損與辱侮被

(三)

著基斯夫妥思陀

譯野霽李

著名界世譯漢

被侮辱與損害的

第二章

他迅速而且注意地將我們全看了一遍。從這一看要猜出他是作爲朋友還是作爲仇敵而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不過我要詳盡地描寫他底外貌。那晚上他特別使我吃驚。

我以前見過他。他是不過四十五歲的人，有端正而且驚人地美麗的面貌，其表情依着環境變化；但是牠變得突然，完全，而且異常迅速，從最快人意的變到最乖戾或忤意的表情，彷彿是突然觸到了什麼彈簧一樣。他底微黑臉面底端正的橢圓，他底精緻的牙齒，他底小而稍薄的，彫得美麗的嘴唇，他底頗長的直鼻子，他底上面看不出皺紋的高前額，他底略大而灰的眼睛，使他漂亮，但是他底臉引不起快意的印象。臉面討人厭，因爲牠底表情不是自然流露的，但卻時常彷彿是人工的，周顯的，假借的，而且使人有一種盲目的信念：人決看不出他底真表情。更細心地看一看，人就開始猜

疑，在那不變的假面之後，有種陰狠的，刁狡的，而且極自私的東西。人底注意特別被他底好眼睛抓住了，牠們是灰色而且神情坦肆的。牠們不完全受他底意志統治，像他底其他各點一樣。他可以要看來溫和而且友愛，但他眼睛裏的光卻彷彿是二重的，而且與溫和友愛的光輝一同，有着殘酷的，不可信的，追求的和惡意的閃光。……他身材略高，秀雅而略纖弱地長成，在他那樣年歲，看來是驚人地年青。他底柔軟的暗櫻色的頭髮，還沒有怎樣開始變灰白。他底耳朵，手，和腳，都驚人地美妙。這超然是種族底美。他穿着得秀雅而且新鮮，不過有點假裝年青，然而這卻適於他。他看來像是亞歷沃沙底哥哥。無論如何，沒有人會拿他當這樣一個長成的兒子底父親。

他筆直走到納特沙跟前，堅決地看着她，而且說：

「我在這樣時候，而且沒有聲明，來拜望你，是奇怪的，而且不合一切公認的規矩。不過我敢信，你總相信我至少能承認我底行為出常罷。我也知道我要和誰論事；我知道你是透澈事理而且寬大的。只要給我十分鐘，我就相信你會了解我而且說這事是對的了。」

他有禮貌地，但卻用力地，而且似乎加重地說了這一切話。

「坐下，」納特沙說，仍然不能擺脫她底昏迷和一些驚愕。

他微微一鞠躬，於是坐下了。

「第一允許我向他說兩句話，」他說，指明他底兒子。『亞歷沃沙，你沒有等我，我甚至沒有向我們告別一走，就有人告訴伯爵夫人說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病了。她急忙到她那里去，但是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自己突然悲傷而且很激動地走進來了。她立時告訴我們，她不能嫁你。她又說她就要到尼姑庵去，說你求她幫助，而且告訴她你愛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。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方面的這種異常的宣言，尤其在這樣時候，自然是被你向她解釋的極端奇異引起的。她幾乎瘋了，你可以明白我是怎樣激動和吃驚。我剛才趕車從這里過的時候，我看見你底窗子裏有亮，』他往下說，向着納特沙，「於是好久就鬧着我的一種觀念，是這樣佔據着我了：我不能制止我底第一個衝動，而且進來看你了。有什麼目的呢？我即刻就要告訴你，但是我預先求你，莫要驚奇我突然中斷我底解釋。都是這樣突如其來……」

「我希望我可以照我所應當的去了解而且重視你所要說的話，」納特沙半吞半吐着回答。

親王注意地細細看她，彷彿他忙着一分鐘中澈底而又澈底地了解她一樣。「我也相信你透澈事理，」他繼續說，「現在我大膽進到你這里來，正因為我知道我要和誰論事。我好久就了然你了，雖然有一時我對你是那樣不公，而且有不義的動作。聽着，你知道，在我和你父親之間。有着很久的不和。我並不說自己對；或者我在對待他上，較之我直到現在所設想的，還有更可責難的處所。不過假如是這樣，我自己也受騙了。我是猜疑的，我承認。我天性較之猜疑到好。更容易猜疑到壞；這是一種不幸的性格，冷酷心腸底一種特點。但是隱瞞我底過失卻並不是我底習慣。在過去，我相信了一切反對你的說話，而且在你離開你父母的時候，我爲亞歷沃沙而感受恐怖。但是那時候我不了然你。我一點一點得到的消息使我又完全放下心來了。我觀察了你，研究了，而且最後確信我底猜疑是沒有根據的。我聽說，你和你底家庭決別了。我也知道，你父親完全反對你和我兒子結婚，而且我們可以說，對於亞歷沃沙有着那樣的影響，那樣的勢力，而你直到現在還沒有利用那勢力強迫亞歷沃沙娶你，光這種事實，也就很爲你表白了。然而我要公開地承認，在那時候，我對於你和我兒子結婚的任何可能性，都堅決地決心加以阻礙。我知道我太直率地表白我自己了，但是

這時候我這方面的直率是最需要的。你聽我到底的時候，你自己會承認的。你離開家庭之後不久，我就從彼得堡走了，但是在那時候我就不再爲亞歷沃沙害怕了。我相信你底慷慨的驕傲了。我知道，你自己不要在兩家不和沒有過去之前結婚，你不願毀去我和亞歷沃沙間的好諒解——因爲我決原諒不過他和你結婚——你也不願意人家說你抓住一個親王作丈夫，和我家裏有聯絡。反之，你顯出絕對忽視我們，而且或者在等着一個時候，我來向你求答應和我兒子結婚的榮耀。然而我固執地作你底壞意人。我並不是要說我自己對，但是我不願隱瞞我底理由。這里就是。你沒有錢，也沒有地位。雖然我有財產，我們卻需要更多；我們底家庭是在向下衰敗。我們需要錢財和親戚。雖然任那達（Zinaida）費阿多羅夫那伯爵夫人底繼女沒有親戚，她卻很有錢。假如我們遲延，求婚的人們就會出來，而且把她弄去了。這樣的機會是不能失去的。所以，亞歷沃沙雖然還年青，我卻決定了爲他求偶。你看，我什麼也沒有隱瞞。對於一個自認因爲成見和貪財的動機，而強兒子作一件罪惡動作的父親，你可以鄙視；因爲拋棄一個爲他犧牲一切人，而他那樣壞待她的心地慷慨的女子，是一件罪惡的動作。不過我並不爲自己辯護。我對於我兒子提議婚姻的第二個理由是，那女子

滿值得愛與敬。她漂亮，受過好教育，有可愛的性格，而且很聰明，雖然在許多方面她仍然還是一個孩子。亞歷沃沙沒有性格，他沒有思想，極端不審慎，而且二十二歲還完全是一個小孩。他最多只有一種長處，一幅好心，和他底其他各種短處一同，這絕對是一種危險物。我好久就注意到了，我對於他底影響開始逐漸減低了；青春底狂熱與衝動，逐漸佔了上風，而且甚至佔了有些絕對責任底上風。我或者太溺愛他了；但是我確信我不是他底充分的保護人。然而他必須時常在什麼好的影響之下。他有一種服從的天性，弱而可愛，較之去命令，倒更歡喜去愛和服從。他終生都是這樣。我在加特隣那及阿多羅夫那身上看出一個理想的女子，我希望爲我兒子作妻室的，你可以想像我是何等歡喜。但是我底歡喜來得太遲了。他已經在沒有東西可以動搖的，另一影響之下了——你底影響。一月前我回到彼得堡之後，我繼續嚴密地觀察他，我吃驚地看出，他有改善的分明變化了。他底無責任心和孩子氣沒大改變；但是有些慷慨的感情卻在他裏面比較強些了。他開始不僅對玩物，卻也對於崇高的，高貴的，和更純正的東西有趣味了。他底觀念奇怪，不穩妥，有時胡塗；但是慾望，衝動，和感情卻好些了，這是一切事底基礎；他底這一切改善，無疑地都是你底工作。你將他重行改造

過了。我願意承認，那時候這種觀念曾經現到我底心頭了：你比任何人都更可以保全他底幸福。但是我拋棄那個觀念，我不願保持牠。我要冒着任何犧牲把他從你拖開去。我開始動作，而且以爲我達到我底目的了。僅只一點鐘之前，我以爲勝利是屬於我的。但是剛剛在伯爵夫人家發生的事情，將我底所有估算即刻都推翻了。而最使我吃驚的是沒有料到的事：亞歷沃沙對於你的切愛底熱誠與恆久性，那種切愛底堅持與生機——這在他身上似乎都是奇怪的。我重覆說，你把他完全改造過了。我即刻看出來，他裏面的變遷比我所假設的更甚了。今天他在我眼前顯出一種突然的明證，證明他有一種智慧，我對這一點也沒有懷疑到，而且同時有一種出常的見識和感情底細緻。他選了最穩準的方法，將他自己從他覺得是困難的地位中解脫。他觸動了人心中最高貴的和絃——寬恕和以善報惡的力量。他使自己屈服在他所損害的人底手中，而向她求同情和幫助。他公然告訴已經愛他的女子，她有一個敵手，來引起她底所有驕傲，同時引起她對於敵手的同情，對於他的寬恕並允他清廉的，姊妹的愛。這樣解釋而沒有引起厭惡和屈辱——這有時是最精細和最伶俐的人也不能作的事；只有在善良指導之下的純潔的年青的心纔能作到。我準信，納特里亞尼

古來夫那，在他今天所作的事情上，你沒有用話或暗示參加。你或者剛剛纔從他聽說罷。我沒有錯。我錯了嗎？

『你沒有錯，』納特沙表示同意。她底臉發紅熱，而且她底眼睛帶着一種異光彷彿是因靈感一般發亮。華爾科夫司基親王底漂亮話，開始發生效力了。『我五天沒有見亞歷沃沙了，』她加上說。『他自己想的這一切，他自己作的這一切。』

『確乎這樣，』華爾科夫司基親王說，『但是雖然如此，這一切驚人的見識，這一切決定和責任底認識，這種增光的男子氣，其實都是你在他身上所生的影響底結果。這我全想過了，並且在我回家的路上沉思着，於是突然覺得能够得一個結論了。和伯爵夫人底繼女提議的婚姻打破了，而且不能重圓了；而且即使可能，也不能實現了。要是我相信你是可使他幸福的唯一婦女，你是他真正的保護人，你已經爲他將來幸福打了基礎，又怎樣呢？我沒有對你隱瞞過什麼事，而且現在也沒有；我對於事業，金錢，地位，甚至辦事的品級，想了許多。以我底智力，我承認這有許多是慣例的，但是我喜歡這些慣例，而且絕對不願反背牠們。但是有些情境，當時別的一些考慮不得不加入，當時一切

事都不能用同一的標準評判了。……而且，我親密地愛我底兒子。簡單說，我得到這個結論：亞歷沃沙一定不能離開你，因為沒有你他就要迷失了。我必須自白嗎？或者我前月就要得到這個結論了，只在現在纔實知這個結論是對的。自然，我可以明天來拜望你告訴你這一切，不在半夜擾鬧你。不過我底急忙或者可以使你看到，我在這件事上感覺得是何等熱，而且尤有進者，是何等真誠。我不是一個孩子，而且在我這樣年紀，決心一個步驟，是不能不經過思索的。在我到這里來之前，一切事都思索過而且決定了。但是我覺得，在你確信我底真誠之前，我或許必得等些時候。……不過莫離本題！現在我要解釋我為什麼到這里來嗎？我到這里來向你盡我底責任，而且莊嚴地，帶着至深的敬禮，我求你使我底兒子幸福，並且答應他婚事。哦，莫要想像我是一個生氣的父親，終於被拖來寬恕他底孩子，而且慈悲地同意他們底幸福。不是！不是！假如你設想我有這樣觀念，你就對我作了不公平的事。也莫要想像我恃仗你底同意，依賴着你對於我兒子的犧牲；也不是！我是高聲宣布他不配你的第一個人，而且（他坦白而且良好）他要說同樣的話。但是這還不够，並不僅僅是這個使我這樣時候到這里來……我到這里來」（他恭敬地而且帶着一點莊嚴從他底座位上站起

來，『我到這里來作你底朋友，我知道我對這一點權利也沒有，完全沒有，但是——允許我得到這種權利，讓我希望……！』

向納特沙恭敬地一鞠躬，他等着她底答話。他說話的時候我都在注意地觀察着他。他看出了。他冷然地說他底話，略顯詞藻，而且在幾部分帶着一點淡漠。全篇說話底情調，和那種使他在初次造訪是那樣不合適的時候，尤其在那樣情況之下，來到我們這里的衝動，實在是不相合的。他底有些表情顯然是預先想好的，而且在他底長篇說話底有些部分——這說話從長度看來就奇怪——他似乎做作地拿出一個乖常的人底神氣，掙扎着要在滑稽、粗心和玩笑底顯示之下，隱藏起一種迫切的感情。不過我只在以後纔有這樣反省；彼時影響是不同的。他是那樣真誠地，帶着那樣多的感情，帶着那樣純真的敬重納特沙的神氣，說出他最後的話，這把我們全克服了。在他底眼毛上確乎有眼淚底閃光。納特沙底寬大的心完全被克服了。她也站起來了，深受感動，而且不發一言向他伸出她底手來。他拿過手，並且帶着溫存與情緒親牠。亞歷沃沙狂喜得不知所為了。

『我怎樣告訴你啦，納特沙？』他叫。『你不相信我。你不相信他是世界上最高貴的人！你看，你

自己看……」

他衝向他父親，而且熱誠地抱住他。父親同樣熱誠地回答，但是急忙止住了這動人的景象，彷彿羞於顯示他底情緒一樣。

『够了，』他說，於是拿起他底帽子。『我必須去了。我求你給我十分鐘，我在這裏過了整整一點鐘了，』他加上說，笑着。『但是我帶着要儘快地再見你的不耐的熱誠離開你。你允許我能來時就來拜望你嗎？』

『是，是，』納特沙回答，『能來時就來……我要趕快……歡喜你……』她窘促地加上說。

『你是何等真誠，何等老實，』華爾科夫司基親王說，對於她底話微笑。『你就是有禮貌也不會不真誠的。但是你底真誠較之一切做作的禮貌更珍貴。是的，我承認，要值得你愛，得很長，很長的時期。』

『哇，莫要恭維我……够了，』納特沙昏惑地低語。她在那時候是何等的歡喜呵！

『就這樣罷，』華爾科夫司基親王結論道。『我只再說兩句關於實際事情的話。你想像不了

我是何等不快樂！你可知道，我明天不能和你在一塊——明天不成，後天也不成。我今天晚上接到一封信，對我是這般重要（因事要我即刻到，）我不能夠忽略牠。我明天早晨就要離開彼得堡。請不要想我今晚前來，是因為我明天或後天沒有工夫的緣故。自然你不這樣想，不過這就正是我猜疑天性底一例了。我為什麼要幻想你必須這樣想的呢？是的，我底猜疑的天性在我底生活中對於我常是失利的事，而且我和你家的全盤誤解，或者就是因為我底不幸的性情的緣故……明天星期二，星期三，星期四，和星期五，我都不在彼得堡。我希望星期六準回來；同天我願和你在一塊。告訴我，我可以整晚到你這里來嗎？

『自然，自然！』納特沙叫。『星期六晚上我要等待你！我要不耐地等待你！』

『唉，我多快樂！我將逐漸更了然你了！但是……我必得走！不過我不能不和你握手就走了，』他加上說，轉向我。『我求你原諒！我們都這樣不接氣地談話。我有幾次遇見你的快樂，而且有一次，實在我們彼此經過介紹了。我不能不告訴你我們重新相識。我是何等歡喜，而向你告別。』

『實在的，我們遇見過，』我回答，拿着他底手。『但是我不記得我們相識了。』

「去年，在M親王家。」

「求你原諒，我忘記了。但是我向你保證，這一次我不會忘記。這晚上要時常留在我底記憶中。」

「是的，你對了。我同樣覺得。我老早就知道了，你是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和我兒子底一位誠實的好朋友。我希望你三個允我作一個第四者。我可以嗎？」他加上說，向着納特沙。

「是的，他是我們底一位誠實朋友，而且我們必須都在一塊，」納特沙帶着深情回答。可憐的女子！親王沒有忽略過我，她確乎因歡樂而發光了。他是何等愛我呵！

「我遇見許多崇拜你底天才的人，」華爾科夫斯基親王繼續說。「而且我認識你底兩個最真誠的崇拜者——伯爵夫人，我底最親的朋友，和她底繼女，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非力毛諾夫。她們是那樣願親自認識你。我希望你叫我有這種歡喜，將你介紹給這些貴婦女。」

「蒙你很奉承，不過我現在只見過那樣少的人……」

「不過把你底住址給我罷！你住在那里？我要自己有這種歡喜……」

『我不接待客人，親王。至少現時不接待。』

『不過，雖說我不配作一個例外……我……』

『實在，既然你堅持，我是高興的。我住在——街，在克留金樓裏。』

『克留金樓！』他叫，彷彿有什麼出驚一樣。『什麼！你……住那里好久了嗎？』

『不，沒有好久。』我回答，本能地觀察着他。『我住在四十四號。』

『四十四？你獨自……住着嗎？』

『完全獨自。』

『哦，哦！我問你，因為我想我知道這個房子。那更好……我一定來看你，一定！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談，而且我從你希望着大的事。你可以用許多方法施惠我。你看，我一上來就直接向你求恩惠了。不過再見了！再握手！』

他拿起我底和亞歷沃沙底手，又親納特沙底手，並且沒有暗示亞歷沃沙要隨着他走出去了。

我們三個仍然被壓服。事情都是這樣出人意料地，這樣偶然地發生的。我們都覺得，一會工夫一切都變了，而且有種新的，未知的事情在開始了。亞歷沃沙不做一聲在納特沙身旁坐下，溫存地親她底手。時時他窺看她底臉面，彷彿看她要說什麼一樣。

『亞歷沃沙，可愛的人，明天去看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去，』最後她想起來。

『我自己也在想着這件事，』他說，『我一定去。』

『不過看見你在地或者是痛苦。怎麼辦呢？』

『我不知道，親愛的。我也想到那個了。我來看一看罷。我要看一看……於是就決定了。』納特沙現在我們一切事情都變了，『亞歷沃沙說，不能約束自己了。

她微笑，並且給他以長時的，溫存的看望。

『他有多末靈巧呵。他看見你底住處是何等可憐，而沒有提一個字……』

『提什麼？』

『唔……提你搬移……或什麼呀，』他臉紅着加上說。